

〔中篇小说选集〕

# 刀锋上的蚂蚁

方方 / 著

尘世间，人忙碌如蚁。

刀锋上的蚂蚁，每爬一步，都怕受伤……



东方出版中心

〔中篇小说选集〕

# 刀锋上的蚂蚁

方方 /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锋上的蚂蚁/方方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 
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458 - 7

I. ①刀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2989 号

## 刀锋上的蚂蚁

---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 -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83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458 - 7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---

## 目 录

---

刀锋上的蚂蚁 / 1

琴断口 / 87

万箭穿心 / 153

民的 1911 / 249

---

## | 刀锋上的蚂蚁

## 东方的神秘出现了

1995年费舍尔退休了。

他原以为很简单。因为在他之前有人退休，在他之后也有人退休。大家都会有这样黯然的一天。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。既然必须要走，就没什么了不起。费舍尔想得很清楚。退休的第一天，他便拟写自己的退休计划。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黑皮笔记本，专门记录各类事项安排。每年都会换新。自他懂事起，这样的笔记本就已存在。它们多到一个抽屉已经置放不下。而他的全部经历就都装在这一个个的黑皮笔记本中。每一天每一个小时，他都安排得很精确。他几乎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些安排来完成自己的人生。

费舍尔一直在当法官。认真严肃地过了一辈子。他想就算退休，也要过得有点意义。他一生从来都没有随随便便度过的习惯。费舍尔一条一条地写他的计划：翻修窗户、改造花园、去大学听宗教历史课、跟外孙海因兹学电脑程序、看拜仁慕尼黑的球赛。当然也少不了旅行。只是去哪里，去多久，他却没写。费舍尔出门旅行最放不下的是他的三条狗。每次出去，他都会和太太莉扎反复地讨论它们三个的去向。它们就像家养的孩子，而孩子长大了就会独立，它们三个却永远不会。离开他和莉扎，它们似乎无所适从。

费舍尔在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好几页，却终究有一种郁闷压迫在心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只觉得不愉快。莉扎说，刚开始都这样，过阵子习惯就好了。费舍尔说，能习惯吗？说完想，一个人一生都在忙碌，突然间什么事都没得做了，整个社会也不再需要你。对这个社会或许很简

单，但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，其实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这天他和莉扎一起出门散步。三条狗自然是要跟着的。莉扎牵着一只，费舍尔牵着两条。天气很好。不时有骑着赛车的男孩子倏一下从他们身旁闪过。这时候，他和莉扎就会相视一笑。当年他就是像这样骑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撞着莉扎，然后就爱上了她。莉扎总爱问，你是不是故意撞的呀。费舍尔永远认真地回答说，真的是不小心。

慕尼黑的天总是蓝色的。开阔的原野上，有牛群散散地在啃草。远远的阿尔卑斯山村在蓝色的天幕前露着清晰的轮廓。白云就在那些灰色线条上漂浮着。这样的场景仿佛是定格。费舍尔和莉扎看了一辈子，早已变得熟视无睹。

迎面走来几个年轻人。背着背包，仿佛徒步旅行者，全都是亚洲人。费舍尔凭直觉认定他们是中国人。莉扎却觉得多半是日本人。因为莉扎认为只有日本年轻人才好以这样的方式漫游。年轻人走近了，看见了狗，便欢喜地逗着它们。费舍尔喜欢别人逗他的狗。人把笑容露给人的时候，常常会假，但人把笑容露给狗的时候，却大多是真的，是真的出于喜爱。

费舍尔说，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？一个男孩子用德语大声说，当然是中国人！费舍尔便对莉扎说，我说吧，是中国人哩。莉扎有些疑惑，说中国人怎么也这样旅行呀？费舍尔说，为什么不？

这天晚上，费舍尔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星光。天色乌青，深邃辽远。仿佛有一种磁力，把他心里的东西沉沉的东西都抽了过去。或许，暗夜的天空正是把所有仰望者的内心抽空了，才有着如此的深沉。

费舍尔突然有一念闪过。他转过身对莉扎说，我要到中国去。莉扎望了望他说好吧，但是我不去。我要陪着米拉它们。

米拉是莉扎最宠爱的一条狗。

两个月后，费舍尔就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。

其实费舍尔并不是第一次去中国。他根本就是在中国出生的。那是一个夏天，中国尚是乱世，到处都有战争。他的母亲在中国的庐山上待产。这里有他家的房子。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汉口的美最时洋行<sup>①</sup>工作。这房子是他买来度暑的。当年中国，用他母亲的话说，手指之处，皆是瘟疫。如果不是庐山这幢别墅给了他们庇护，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德国。这个说法，令他恐惧。仿佛形成阴影，致使他一旦想去中国，耳边就会浮出母亲的声音。不知是否这个原因，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中国。他出生的日子是在春天。那天山下打仗，山里人说是闹土匪，但山上却非常宁静。他的母亲从此不肯下山，生怕山下暴民伤着她的孩子。于是，费舍尔从出生起便一直住在庐山。直到将满三岁，他才随着父母来到汉口，然后从汉口径直回到德国。三岁，是个没有记忆的年龄。费舍尔对他三年的中国生活没有任何印象。他所有的记忆都来自父母和兄长的述说。而这些述说也过去许多年了。时间是个网，它的网格太大，几乎所有内容都已从那些空格中流失而去。但是费舍尔知道，如到中国，庐山将是他必去的一站。

费舍尔出发前，到地下室翻找父母留下的东西。他印象中，家里的墙上很长时间都挂着一幅油画。画布上有一条满是石头的河流。母亲说，这条河叫长冲河。他们的房子，就在这条河对面的山上。画这幅画的是个中国人。很年轻。有一阵每天都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写生。她带着费舍尔到河边玩耍时，经常能看到这个画家。有一次，小小的费舍尔上前抓他的笔，在他的画布上乱戳，他也不生气，却只是笑，令她很不好意思。她上前问画家，可不可以卖给她一幅画，他们要回国了，想留作纪念。那画家想了想说，我不卖，但我可以送给你一幅。于是，他就把

---

① 德国著名的洋行。



费舍尔戳过的那幅画，重新修整过，送给了她。费舍尔母亲说，其实戳过的痕迹被他刮掉了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中国人很讲礼仪，很多礼。

地下室陈旧的东西堆得太多，费舍尔到底没能找到那幅画。但那个画面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长冲河的水翻越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。水花在石头边溅起。河边垂挂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。有一串花是紫色的。对了，母亲还说过，他们家附近有一对丹麦姊妹住的庭院，叫紫园。还有什么呢？他再也记不起来了。

一直上了飞机，飞机朝着他的东方飞行。隔着舷窗看外面的茫茫云海，他又想起母亲常说的几个字：玻璃屋。

费舍尔想，那里应该还有一幢房子叫玻璃屋。

费舍尔的旅程是先到上海，再去杭州，然后由杭州飞到武汉，经武汉而上庐山。他的父亲曾经工作的美最时洋行就在汉口。他很想看看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城市。他知道他家在汉口曾经有幢房子，而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汉口上学。他有一个小姐姐两岁时在汉口得瘟疫而死。这也是他的母亲不肯离开庐山的原因。初回德国时，他正牙牙学语。他的哥哥姐姐还教他说武汉话。现在他是一句也记不得了。走前费舍尔跟需靠拐杖走路的哥哥打了个电话。哥哥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他还记得一句：吃饭。费舍尔练了好几天，算是记住了这个词。哥哥还说，去看看家里的老房子还在不在。哥哥说不出里弄的名字。只记得离江边不太远，距汉口火车站也不太远。哥哥回国时正上着小学，时光如同抹布，一点一点把他早先的记忆也都抹掉了。

费舍尔在汉口转了一两天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家的老屋。这是肯定的。他不知道里弄名字和门牌号，甚至连房子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。陪同的导游也无奈。费舍尔知道这是件为难的事，也就放弃了。不过导游说，似乎美最时洋行的房子还在，但他不知道在哪里，可以去打听打

听。对于这些老房子，费舍尔并没有迫切想看的欲望。他觉得有些麻烦，便说不必了。

费舍尔的导游并非专业导游。他是外孙海因兹的同学，来自中国，叫李亦简。李亦简正好要回国探亲，海因兹便把他介绍给了费舍尔。一则可以关照一下费舍尔，二则也可让李亦简利用探亲的时间赚点外快。李亦简原本有点不情愿。跟海因兹说，你家就没有姐妹去中国旅行？你让我陪个老头，多没劲呀。海因兹说，你当是打工嘛，挣点钱。我外祖父钱很多哦。李亦简说，钱多有什么用？你们德国人小气，谁不知道呀。有钱人比穷人更小气。海因兹便笑。不过李亦简还是答应去跟费舍尔聊一下。彼此都需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对方。

费舍尔跟李亦简没聊几句，就知道李亦简家在汉口。费舍尔便用刚学的武汉话说了一句“吃饭”。李亦简大惊，说您居然会说这个？费舍尔便告诉他，他去过汉口。他家在汉口有房子。李亦简眼睛更是瞪得老大，说我家在汉口住了几辈子都没房子，您倒有？费舍尔说，这是当年我父亲买的，是一幢小楼。李亦简感叹道，老牌帝国主义呀，汉口居然有你们的房子，却没有我们的。费舍尔没明白他的意思。海因兹说，爷爷你不用理他，他是个废话大王。李亦简听此一说，笑了起来，说不管怎么讲，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汉口住过的外国人。我们也算老乡。你去哪些地方玩过？武汉三镇我都熟哦。费舍尔说，我到汉口去的时候，大概刚满三岁。李亦简有点失望，说那你的脚都没有沾过汉口的土，你算什么去过汉口呀。费舍尔笑道，我用过汉口的空气呀。你呼吸的汉口空气，都是我吸剩下的。李亦简听他这一说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转而向海因兹说，你家老爷子，我陪定了。老头好玩。海因兹说，我就知道你

喜欢他。

李亦简跟海因兹的对话费舍尔都听清了，他也觉得这个中国年轻人挺有趣，心想路上如有一个有趣的旅伴，就不会那么无聊。费舍尔跟李

亦简谈好陪游价格。李亦简原本就要回国探亲，国际机票自理。他将陪同费舍尔两周时间，费舍尔除了支付陪同费外，也包括他在中国境内的全程旅行费用。李亦简满口答应下来。想想觉得这也是一桩美差。虽然他在中国生长了二十几年，但像上海、杭州、庐山这样的地方，他还从来没有去过。

李亦简父母都是小学老师，家里日子过得连小康都算不上。父母几乎是倾其所有让李亦简出来留学。李亦简觉得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再给父母增加负担。所以，留学期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工。他不光学会了做饭做菜洗衣服，还学会了剃头烫发，其他如修马桶修汽车修电脑修电视机，他也几乎都拿得下来。李亦简学的是建筑，但他自己说，在德国几年，他差不多成了个生活全能。比较起来，陪费舍尔旅游，算是最舒服的工作了。李亦简想，怎么也得让老爷子满意才是。于是他临时抱佛脚，翻了几天书本，查看了费舍尔所到之地的一些资料。海因兹说费舍尔虽然是法学博士出身，但他很喜欢艺术。李亦简便还读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。他想，再怎么也不能被德国老头看不起。海因兹说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我告诉你一个绝招，他要是跟你谈艺术，你就跟他谈计算机，保证他立即发傻。李亦简说，喂，这是你爷爷，不是我爷爷，你怎么能让我出绝招欺负老人家呢？

旅途十分顺利。只是行前费舍尔把中国想得跟西方太不相同，却没料到，除了吵闹和脏乱外，其实是很相同的。他脑子里因看书而构想的东方情调并不浓郁，甚至人们的穿着打扮风格也跟他们差不多。他并不喜欢上海，觉得那里杂乱。汉口更让他败兴。他想象不出，他的父母居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多年。在杭州，西湖还是美的。苏堤白堤还有三潭印月。李亦简为他讲了许多民间传说。那些传说委实迷人。或许因为这个，费舍尔对杭州印象还算不错。费舍尔说他真想拿把雨伞，坐在

断桥边等待一个白娘子的到来，不管是蛇仙还是蝎仙都可以，只要漂亮。李亦简便笑，说回去一定告诉莉扎，保管他要跪三天搓衣板。费舍尔不知道搓衣板是什么。李亦简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。他把搓衣板的齿比划得跟波浪式的。费舍尔忍不住大笑，说那也可以。只要有白娘子，他宁愿跪三天三夜的搓衣板。李亦简便连连长叹，说我太喜欢你了。原来天下男人，不管是老是少，也不管东方西方，大家心思全都一样呀。费舍尔忙说，只是说说而已，说说而已。莉扎知道了，不是让我跪搓衣板，而是直接拧断我的脖子。费舍尔模仿莉扎的样子做了个凶猛的手势，李亦简笑得跌脚，说天下女人也一样呀，老奶奶修理你跟我妈修理我爸的方式完全相同。

费舍尔抵达庐山时，已是他到中国的第八天了。他住进了东谷一幢老别墅里。老别墅在半山腰，典型的欧式建筑，但他没看出来是哪个国家的。李亦简说有点北欧味道。费舍尔很奇怪，怎么在中国这样一座深山中，会有如此之多的欧美式别墅。问李亦简，李亦简亦不清楚。想了半天才说，这还不都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，住不惯我们的屋吃不下我们的饭，又不肯回去，就给自己找了片地盖上房子，自己单过。费舍尔想想觉得这说法完全是李亦简瞎扯，可他也却没有更好的解释。

山上人不多，夜里便清冷得很。屋里也有些阴湿。听着山风呼呼地从窗外吹刮而过，流泉叮咚地响着，费舍尔夜里竟有点睡不着。他想，难道这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？

早上，费舍尔醒得早。隔壁李亦简还死睡着，费舍尔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睡懒觉一族，便没有叫他。心想自己出门散散步也挺好。

山色碧绿如洗，空气极其新鲜，树草的气息渗透其间，仿佛有点点慕尼黑的味道。那是他闻惯了的味道。费舍尔走下山，看到条状的公园。昨晚已经知道了，它叫林赛公园，是英式风格的园林。很随意很自然。公园里穿流着一条细窄的河。河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。费舍尔想，

莫非这就是长冲河？

走过一座小石桥，他沿着河边没边际地漫想着。河面慢慢宽了起来，石头也显得格外漂亮。突然一处拐角的景致令他十分熟悉，就像是他家油画上的风光。费舍尔的心竟是“怦怦”地跳动起来。他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。更令他吃惊的画面出现了：河边的一块石头上，一个画家正在那里写生。这是他脑子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画面，居然在他来庐山的第一天早上，得以亲见。费舍尔忍不住凑近画家。一看画布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，就仿佛是他家墙上那幅画面的临摹，连河里那块巨石的棱角也都一模一样。费舍尔有些发呆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从他心里升起。回到旅馆，李亦简刚起来，见费舍尔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有点奇怪，说你今天这副表情不太像德国人呀。费舍尔压低着声音说，东方的神秘出现了。

## 费舍尔决定做一件事

鲁昌南早起时有点烦。厨房很暗，刷牙的时候他打开了灯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见一只蚂蚁从砧板的菜刀上慢慢爬下，他突然便觉得自己就像是这只蚂蚁，于是更烦。很烦的结果，就是尽快出门，找个清静之地坐下。然后做点自己想做的事，以将这个世界与自己暂时切割干净。

他披上外套，拎着画箱出了门。妹妹鲁昌玉在后面喊了几嗓，你不吃早饭呀，油条已经买回来了，还有豆浆。鲁昌南说，我不饿。

从脂红路<sup>①</sup>走到长冲河边，并不太远。鲁昌南在岸旁架好画架时，太阳还没有出来。正是四月，清晨的薄雾弥漫在河上。河虽不宽，却有着满河石头和不尽流水。水流和石头永远都在碰撞，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。鲁昌南立即就忽略了侵入他皮肤上的一点点寒意。这些日子，他一直都在这里写生。清静的山谷让他的心渐渐安定。他刻意让自己慢慢地画，当做是禅修功课。每当他的画笔触到画布时，他便算是入定了。

鲁昌南不到五十岁。家住南昌。他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，不过是国民党的兵。所以，鲁昌南从小就一直倒霉。他有点恨父亲，说你好好的当什么兵？害我们一家人吃苦。他父亲这时便很生气，说这能怪我吗？当年是为了打日本人呀。连九江南昌都失守了，而我们两个团的人在庐山上死守了八个月，打死多少日本鬼子。你说我这个兵当错了？鲁昌南说，庐山又没几个人，要你们守什么守？父亲说，你知道个屁呀，庐山当年是夏都。蒋介石领着南京政府一帮人，年年夏天在这里住着。满山都是洋别墅，全中国眼睛都盯着这里。中国跟日本人开战都是老蒋在庐山喊出来的。日本人能饶过这里？鲁昌南不是很清楚夏都，他也懒得问。他只知父亲的这一举动，让他人生还没开始，就已经沦落到地狱。鲁昌南从美术学院一毕业，便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城。去了不多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他的父亲便自杀身亡，而他也因此被赶到乡下。这时候的他，跟村里的地主几乎是一样的待遇。面对这样的生存，他真是无话可说。宿命，真正的宿命。这就是他所能想到的。时间便在他无言的痛苦中，慢慢过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已经没有了痛苦，仿佛连心都死了，结果“文革”结束了。他奔波了很多年，终于回到了南昌。这时候

---

① 庐山路上的路名。

的他业已四十出头，孑然一身。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靠他的妹妹鲁昌玉匆匆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然后他有了一个家。他回城已然不易，无法有正式的职业，于是便去中学给人当美术代课老师。如此职业，薪水自然少得无法养家。他开始临摹名画，卖给画廊，以挣点小钱，赖以生存。偶尔有时，望着繁星万点的夜空，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，他还会蓦然跑到乡间，租一间小屋，买一箱方便面，闷头作画一阵子。然后拿着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四处奔波，想要参加某些有影响的画展。这样的状况，老婆自是不满，成天抱怨他是个废人。有时还会莫名地暴吼一顿。面对老婆的愤怒，鲁昌南永远不做声。这时候，他常常会回想自己在乡下的生活，就算老婆的叫嚣惊天动地，但无论如何，也比当年要好。

他老婆却没有他这样的自足感。老婆在一家小医院当护士，一年有半年夜班，自然也辛苦。半个月前，老婆突然说，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她要离婚。鲁昌南觉得既然如此，离就离好了。可房子是老婆的。如果离了，他住在哪里呢？鲁昌南的妹妹鲁昌玉听说这事，立即奔来他家。鲁昌玉对她的嫂子说，你不要看扁了我哥，他要是发迹起来，让你悔断肠子。鲁昌玉从小就崇拜鲁昌南。只有她一个人永远对鲁昌南怀有信心。鲁昌南的老婆说，他发迹？猪都发迹了，看他能不能发迹。鲁昌玉便把鲁昌南接到她家里，说离什么离呀！她说离你就离？先拖她一阵子再说。

鲁昌玉住在庐山上。这房子原是一个高官随从的住房。不过一百多平方米面积，现在挤了三家人。鲁昌南去后，跟外甥住在一起。房间里原本小，蓦然多出一个人，自然多出许多不便。尽管妹夫和外甥都没说什么，但鲁昌南自己心里却不自在。为了排遣心情，他每天出门写生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去。春天的庐山上，并无多少游客。到处干干净净。虽然满山的别墅皆已陈旧，有的颓败不堪，一幢幢立在山间，绿树红瓦，倒有一种别样情致。当年那帮洋人是怀着怎样的冲动呢？居然跑到这偏

远的山间生生修出一个小城来。花园一样，美丽清静，享受着现世之乐。而现在，那帮人却都逃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个房客是这房子的主人。人生经常就是没办法的，不是你想要怎么就能怎样。老婆不懂这个理，但他鲁昌南是懂得太透了，所以，他只能画画。画一幅是一幅。画完在南昌找家画廊作价卖掉。这辈子他还能怎么样呢？

鲁昌南默默地画着，像往常一样。他经常一天无语。因为他本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，同时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。但这天，却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。这是个外国人。鲁昌南很少见到外国人。他从他们的脸上分不出对方是哪个国家的。这个外国人没有做声，只站了几分钟，看鲁昌南作画。他似乎还有点不安。平时也常有好奇的游客会伫足看看，看上一小会儿，无聊了，就走人。鲁昌南经历多次，也就习以为常。所以，他连多瞄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那个外国人站了一下，果然也走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太阳出来了。阳光将石头抹上一层辉光。石头上仿佛冒出一层油。光影随着轻风晃动在油光的石头面上，有几分神秘。要把这层油光和神秘变成色彩落在画布上，并非易事。于是他小心调色，仔细琢磨，思考着怎样才能传达出这样的神秘。调好色，他还没来得及动笔，远远地，就又看到那个外国人走了过来。他的旁边多出一个中国年轻人。

他们一直走到鲁昌南身边。年轻人说，大叔，您是画家吗？鲁昌南对年轻人的问话不屑一顾，心想，现在的年轻人，说话都不通。我正在画着，看我的手，看我的色彩，看我的架势，不是画家又是什么？真是废话。鲁昌南没做声。

年轻人跟他身边的外国人嘀咕几句，然后说，大叔，您的画卖不卖？鲁昌南想，不卖我画它作什么？他未及回答，年轻人又说，这位德国朋友想买您的画。鲁昌南这时方停下笔，侧过身细细打量身边的这两个人。然后说，是说真的，还是顺口说说。年轻人说，当然是真的。这



位是德国人。德国人做事就用两个字形容：认真。鲁昌南觉得的确不像是玩笑，便说，要买几张？年轻人侧过脸又与德国人嘀咕了几句。然后说，大叔，这位先生说，如果有多的，他想都看看，挑一挑，可能会多买几张的。鲁昌南想了想说，好吧。

鲁昌南与费舍尔就这样见了面。

这个过程真是云淡风轻。鲁昌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将会给他带来什么。岁月的磨难，已将鲁昌南变成一个不会遥想未来的人。他身上所有的浪漫或是幻想都早已被时光刷了个干净。

鲁昌南闷头收拾了一下画具，便带着费舍尔和李亦简朝他妹妹家走去。走在路上，他还想，幸亏在南昌时妹妹多了个心眼。鲁昌玉说，你也不能什么都不拿，至少把自己的画全都带着。万一嫂子真的狠心要毁这个家，至少你的画不能留给她。鲁昌南倒是无所谓。家都没了，还要那几张画做什么？再说他又不是不会画，再画几张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但他还是听了鲁昌玉的话，觉得他不能拂她的意，走前就信手把画带上了。现在好，居然靠它们还能做成一笔生意，并且是出口生意，老婆要是知道了，还不气得嘴皮翻起来。想到这些，鲁昌南竟有些自嘲似的笑了笑。

妹妹鲁昌玉上班去了，家里没人。大门内门都上了锁。鲁昌南这才想起，早上走得匆忙，他竟没带上钥匙。他有些愧疚地对费舍尔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住在妹妹家，早上忘记带她家的钥匙。能不能改个时间？李亦简把这话说了费舍尔。费舍尔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看画。鲁昌南说，中午可以吗？中午我妹妹就回来了。费舍尔说没问题。他还会在庐山上待几天。

鲁昌南又回到长冲河边，继续画画。照在石头上的阳光已经斜上花朵，将花朵装饰得十分艳丽，但石头上的油光却没了。鲁昌南觉得有点可惜。不过他又想，没关系，明天再画也一样。